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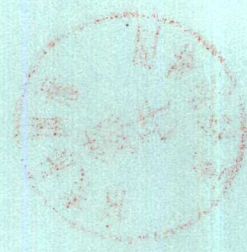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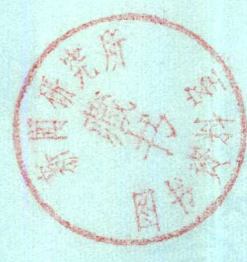


我是怎样自杀的

〔土〕阿吉兹·涅辛 著

137244
N623

12696



〔土〕阿吉兹·涅辛著

我是怎样自杀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

徐政等译



XWTS 0023754

我是怎样自杀的

〔土〕阿吉兹·涅辛 著

徐 玫 等 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85,000 印张：10 印数：1—55,000

统一书号：10109·1462 定价：0.79元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朋友们：

我和你们虽然通过这本书才刚刚彼此认识，然而，我们两国人民的祖先却远在千百年以前就早已相识。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握手言欢。不论我们土耳其人，还是你们中国人，我们都是创造了历史的两个非常古老的民族的子孙。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既有胜利、成功和欢乐之日，又有失败、挫折和痛苦之时，只有这两者兼而有之，才能渐臻成熟。土耳其人民和中国人民对此都深有感受，他们都曾经有过这种生活经历。因此，我们两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人民。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感到十分荣幸的是，我们创造了历史，建立了疆域；我们不仅生活在今天，而且要走向无限的明天。

犹如条条支流汇聚成汹涌澎湃的江河，我们的祖先从东向西大迁徙，几经曲折，最终在阿纳多卢汇集定居。今天，我们的面庞，仍然带有我们祖先的古居地中亚地区的人的特点：突起的颧骨、杏仁状眼睛、浓密的乌发……

现在，让我给你们讲讲由于我的脸带有中亚地区人的

FAG / 10

特点而引起的一段往事。那时是一九五二年，我被关在伊斯坦布尔市的一座监狱里。严冬的一个早晨，宪兵把我和另外一个工人从狱中的政治犯牢房中带出来，用手铐铐住我们两人各一个手腕，押送上了火车。我们作为流刑犯，将被送到阿纳多卢中部的一个小镇上的监狱去。寒冬腊月，纷飞的大雪使铁路数处中断，火车只能停停走走。经过两天两夜的旅途颠簸后，我们在开塞利市下了火车，并将在这里换乘汽车，继续前往流放地。但是，公路也早已被大雪封住。于是，宪兵就把我们两人关在当地一个派出所的地下室里。地下室潮湿不堪，在这里我们被关了整整三天。到了第四天，宪兵把我们从地下室里放出来，仍把我们铐在一起，带到一个集市上。我们面前停着一辆卡车，正在装岩盐。我们就要坐这辆卡车去目的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被两个宪兵押守着，等着卡车把岩盐装完。集市上的人开始围拢来看我们，后来又围上了一群孩子。我们两人手腕被铐在一起，站在两个宪兵中间，似乎引起了孩子们的莫大兴趣。我的工人伙伴是一个性子火爆的人。他被聚集在我们周围、凝望着我们的大人和小孩的好奇的目光激怒了，开始对他们打雷似地吼叫起来。但是，他的叫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们的好奇，我们周围的孩子越来越多。

“中国人，中国人！……”孩子们指着我，嘴里唧唧咕咕。

我的这位工人朋友，一下子气炸了，跑上前去要把孩子们撵走。但是，没有想到把我也拽到前面去了，因为我

们两个人的手腕是铐在一起的。

“不要这样！没有关系！……别去理孩子们！……”我说的这些话并不能使他的怒气平息下来。

孩子们反而因为他生气而更加高兴，开始哈哈大笑，嚷得更凶了：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我的朋友暴跳如雷，朝孩子们扑过去，把我也拖曳了过去。不管我怎么使劲，都拉不住他。因为他身材魁梧，而我个儿瘦小。

“他们说我是中国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管，让他们说去……”尽管我这样劝说，我的朋友仍然非常执拗。

孩子们干脆异口同声有节奏地喊起来：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在孩子们的一片叫喊声中，宪兵赶着我们上了卡车。宪兵坐在前面驾驶室内，我们则坐在盐堆上面。卡车没有顶篷，我们头上飘着鹅毛大雪。我的朋友差一点要从卡车上朝冲着我喊“中国人”的那些孩子们的头上跳下去。汽车在一片喧嚷声中上路了。

“中国——人！……”孩子们还在卡车后面追赶着，叫喊着。

卡车越驶越快，雪也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在孩子们和我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白墙，孩子们消失不见了。

这一天，我的朋友大动肝火，我却异常高兴。

亲爱的中国读者，我给你们寄了一张我的照片，看了我的照片后，你认为在三十年前孩子们把我喊作“中国人”有没有道理？确实，我的面庞有中亚人的特点，但是，我更象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

“中国”这个词，出现在我们的成语里，出现在土耳其的许多民间故事里。比如，为了描写路途遥远，就说“中国——丝绸之国”。一个旅行家千里迢迢去某个不知其名的地方旅行，就可以说：他去“中国——丝绸之国”；反之可以说：他不远万里，从“中国——丝绸之国”来到这里。

是的，中国是一个远离我们的伟大国家，土耳其也是一个离中国非常遥远的国家……我们彼此相距甚远，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毕竟是可以长度单位来度量的。真正可怕和糟糕的是，人们相互之间，虽然近在咫尺，仍如同咫尺天涯。真正的接近，是建立一种真诚的联系。我们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愿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通过这本书，我能在亲爱的中国读者和土耳其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真诚的联系，我将非常高兴。

谨致以由衷的敬意！

阿吉兹·涅辛

于伊斯坦布尔，涅辛基金会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

（吴士梁 译）

作者简介

阿吉兹·涅辛(Aziz Nesin, 1915——), 土耳其著名讽刺作家, 现任土耳其作家工会(即作家协会)主席。

阿吉兹·涅辛原名梅赫麦特·努斯雷特·涅辛(Mehmet Nusret Nesin), 生于伊斯坦布尔。1937年毕业于军事学校, 1939年起又先后修读理工、美术等专业多年。嗣后投身军队, 至1944年以上尉衔退役, 转而进入报界。从此, 他用“阿吉兹·涅辛”为笔名开始创作生涯。1945年, 他抓住竞选中的一件小事, 写了一篇讽刺小品, 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才气, 作品立即被报纸采用, 他崭露头角。1946年, 他已经以擅长写讽刺小说蜚声文坛。对于自己的成就, 阿吉兹·涅辛曾经谦逊地解释说:“写讽刺作品固然要有才华, 但是讽刺和幽默更多地是社会的一种需要, 我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需要。”1947和1951年, 他先后因发表抨击时政的作品以及在他主办的杂志上刊登带社会主义观点的文章, 两次被捕入狱, 并服流刑; 1955和1961年又两度备尝铁窗之苦。

阿吉兹·涅辛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 他的创作领域

宽广，著作等身，至今已出版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寓言故事、杂文、回忆录等各类作品达七十集，仅讽刺小说即有五十集之多。

阿吉兹·涅辛的作品社会意义深刻，现实主义色彩浓厚，使人读后回味无穷。他善于以其尖犀的洞察力抓住社会上屡见不鲜甚至使人熟视无睹的种种弊端，用尖刻而辛辣、隐喻而含蓄的艺术手法加以剖析，唤起郁积于读者内心深处的感慨，并使读者思索。在作家的笔下，迂腐、沉沦、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被揭示得淋漓尽致；各种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的显贵、俗吏、豪富、党棍被撕去面纱，丑态暴露无遗。反之，他对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小人物和知识分子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亲切而真实地描写他们的贫穷和疾痛，描写他们的爱与恨。作家本人曾经说过：“我努力在自己的作品里剖析当代的土耳其社会。我在致力于这项工作时，力求象土耳其的劳动阶级作家一样，揭露存在于人们中间的和某些事件里所反映的社会弊病……我不是为了让人付之一笑而写讽刺作品，我的目的是要引起人们深思。”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总是切中时弊，不仅使读者看到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物形象，而且能让他们从中截取社会的剖面。他的作品固然能使人发笑，然而笑声中往往包含着叹息、悲悯和愤懑。

在人物塑造上，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具有宽广的视角，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接触到土耳其城乡社会各阶层，因此他对上自达官下至役夫的各个不同阶层人物的

生活和心理透视得十分明晰，对他们的语言、包括农民语言及至方言非常熟悉。这就使他勾勒的人物有形有神，维妙维肖，栩栩如生。此外，他的作品语言简洁、明快，对话风趣、诙谐，文笔犀利、流畅。

阿吉兹·涅辛以他独具的匠心，赢得土耳其老少读者的热爱，他的作品深受群众的欢迎，虽经屡屡再版，仍畅销全国，他成为当今土耳其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内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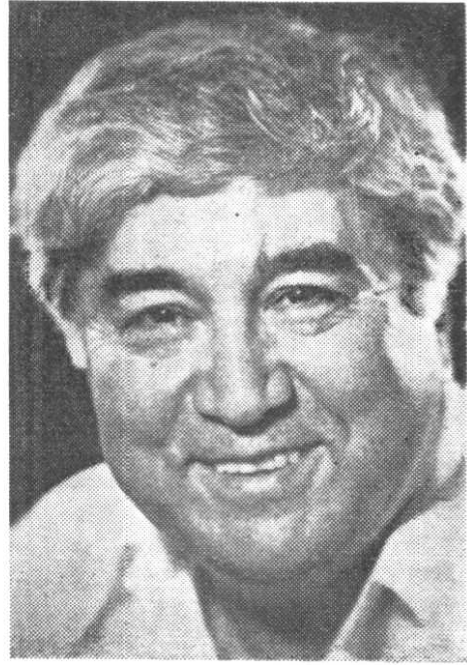
1972年，阿吉兹·涅辛用他五十九集作品的出版稿酬和剧本的演出收入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恰塔尔贾举办了慈善性团体“涅辛基金会”。目前，基金会的基金已达七千万土耳其里拉（约七十万美元），基金会有自己的建筑设施，并有十二名工作人员。基金会每年选送四名孤儿或贫苦家庭的孩子入学，向他们提供从小学到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期间的全部学杂、生活费用，直至他们能独立谋生。此举使作家在国内更享盛誉。

阿吉兹·涅辛从事创作三十五年来写了几百个短篇。他的讽刺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文坛上也颇有声望，1956年至1977年曾六次在国际上获奖。过去，我国刊物对阿吉兹·涅辛的作品作过介绍，但都是零敲碎打。现在这本《我是怎样自杀的》只收了三十九篇短篇，显然难于概括其创作的全貌，不过入选的作品有其一定的代表性，将有助于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土耳其著名作家的创作和思想。当阿吉兹·涅辛获悉他的短篇小说选即将在中

国问世，要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读者的信，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良好祝愿。他说：“如果通过这本书，我能在亲爱的中国读者和土耳其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真诚的联系，我将非常高兴。”我们相信，这本选集的翻译出版，一定能对我国读者了解土耳其文学特别是讽刺小说的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一定能对我国读者了解土耳其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起到桥梁作用。

吴士梁

1981年7月19日于安卡拉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with a large, sweeping 'A' at the beginning and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The name 'Agnieszka' is clearly visible in the signature.

阿吉兹·涅辛

目 录

我是怎样自杀的·····	(1)
星期天的娱乐·····	(6)
独人乐队·····	(20)
必须是肺病患者·····	(28)
我最讨厌谄媚·····	(34)
狗尾巴的故事·····	(44)
八腿西泼士·····	(53)
孕妇哀鸣协奏曲·····	(63)
鞋带交响乐·····	(72)
特隆狗·····	(82)
人们在觉醒·····	(90)
妻子常有理·····	(98)
大人物·····	(104)
某国故事一则·····	(110)
让人们免遭折磨·····	(114)
演说机·····	(117)
灵敏的晴雨表·····	(120)
我吞下了国家机密·····	(131)
愿真主保佑你·····	(134)

要是没有你的话…… (三幕丑剧) ……………	(140)
一个民主英雄……………	(143)
家长座谈会……………	(153)
卖稿……………	(162)
怎么搞的? ……………	(169)
镇长应当怎样……………	(176)
人口登记卡……………	(182)
坟墓掩盖了医生的罪过……………	(189)
虱子赛跑……………	(193)
为国尽责……………	(208)
锅炉安装典礼……………	(221)
市长候选人……………	(229)
集市上的足球守门员……………	(235)
火柴棍之间的平等……………	(241)
金牙……………	(245)
我们全都遭了殃……………	(249)
口令……………	(263)
并非如此……………	(277)
逼疯……………	(288)
排队……………	(297)

我是怎样自杀的

虽然有令禁止在报上刊登有关自杀的消息，但这里说的是象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自杀的故事，所以我希望严肃持重的官方对此不会介意。

有一个时期我成了自杀狂，老是想寻死。

我第一次自杀的经过是这样的：

“喂，老兄！”我对自己说，“怎么个死法呢？用手枪，还是用刀子？方法五花八门多的是，但毕竟还是挑一种比较理想的死法为好。”

死终究是死，但总得象样一点，所以最后我决定还是服毒为好。我买来一种剧毒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了一封长长的“罗曼蒂克”的信，这封信的结尾是：“永别了，红尘；永别了，厄运；永别了，总理……”然后我喝下一杯毒药，横倒在地上，等着血管僵硬，手脚抽搐，血液停止流动。可是怎么也产生不了这种感觉，于是我又接连喝了两杯毒药，可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仅牛奶里掺了水，食油里有杂质，奶酪是假的，甚至连毒药也是变了质的，人们想用这样万无一失

的方法来自杀都不成。

我这个人一向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所以又决定举枪自毙。我将枪口顶住太阳穴，然后扳动了枪机——

“噼！”

再扳一次：

“啪！”

又扳了一次：

“噗！”

原来这手枪是配件不全的“美援”货。当我明白了用手枪自杀也死不成时，便想到用煤气中毒还是蛮有诗意的呢。我把煤气开关开到尽头，又把房间里所有的缝隙堵严，然后在沙发上躺下。为了让别人看到我死得庄严，我摆了一个最合适的姿势，开始等待死神的降临。

中午过去了，傍晚到来了，我还没死，这时我的一个朋友进屋来了。

“别进来！”我喊道。

“怎么啦？”

“我在死呢！”

“你疯了！这不是好端端的吗？”他说。

当我向他披露了我的打算后，他笑起来了。

“你真傻。”他说，“从我们的煤气阀放出来的根本不是煤气，尽是些空气呀！”

然后他又问我：“你真想自杀吗？”

“当然啦。”我说。

“那就让我来对你尽尽朋友的责任吧。”他说。

他建议我去刀具店买一把布尔萨刀，用它来象尚武的日本人一样开膛剖腹，然后等着肚肠流到自己的掌心里。我谢过了这位朋友的好心，立刻去买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布尔萨刀。说实话，用刀把肚子捅破并不好受；况且，要是把我的尸体抬到验尸所去解剖，在我的肚子里可是找不出一丁点儿可以称之为食物的东西来，那时就连大夫都会觉得难为情。不过这就不干我的事了。我高高兴兴地把刀藏在怀里往家走去，不料在路上两个警察拦住我进行盘查。我自我表白道：

“先生们，等一等，请听我说，我可是一向纳税的，我从没有讲过咱们政府的一句坏话，象我这样的良民……”

他们打断了我的话，在我的怀里找到了那把刀。

“这是什么？”他们怒吼起来。

原来我遇到的是一支防暴搜捕队。

我对自己说：

“唉，我的真主啊，由于那些‘英明的’政策，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真是没法活下去了，可是您瞧，想死也死不了，难道我们就得这样挨下去吗？”

但凡有决心、有毅力的人必须象我那样，要死就非死不可。我从杂货铺里买来了一根很粗的绳子和一块肥皂，在绳子上涂了点肥皂后，我就象进税务局的大门一样把脖子伸进了滑溜溜的圈套。绳子是在天花板上拴好了的，脚底下的凳子也踢翻了，可我的身子没来得及晃荡一下就